

朗誦藝術談

中國青年出版社

朗诵艺术谈

陈爱仪 雷抒雁 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启祥

封面题字：艾 青

封面设计：孙凤娣

尾 花：秦小平

朗 诵 艺 术 谈

陈爱仪 雷抒雁 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25印张 75千字

1986年5月北京第1版 198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定价0.68元

写给爱好朗诵的年轻朋友

年轻的朋友，在我为这本谈论朗诵艺术的书写序时，想起了《金蔷薇》这本书中的几段话：

真正的散文总有自己的节奏。

节奏首先要求词儿配置得使读者不费力地立刻全部理解。

作家应该使读者保持着紧张情绪，带领着他们。在作品中不应该有晦涩、无节奏的地方，不能让读者憋住了而脱离作家的支配。

制造这种紧张情绪，占有读者，使读者和作者同样思想，同样感觉，这便是作家的任务，散文的功能。

……只有诗歌和散文的有机的融合，或者更正确地说，充满诗的本质、诗的生动的精华、清澄的气息、诗的令人神魂颠倒的力量的散文，才能是文学中最崇高、最动人的现象，才是真正的幸福。

在这个场合下，我不怕用“俘虏”这个词。因为诗歌会俘虏人，征服人，不知不觉地，但却不可抗拒地使人提

高……

以美好的感情和智慧“征服”读者，这是诗和一切文学实现自身价值的最高境界。诗和散文的朗诵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帮助作品对听众进行这种“征服”——钩魂摄魄。

在不同的场合，无声地（阅读）和有声地（朗诵或朗读）进行的一场场“征服”中，语言是中介，是武器，甚至首先是“征服”的对象。不能设想，一个不能熟练自如地运用武器的兵士，能够运用这个“武器”去取得“征服”的胜利。

语言是看来简单其实复杂的，很不驯服、很难驾驭的，不是干巴巴听人摆弄的死鱼，而是象鲜鱼一样活蹦乱跳不易捉摸的东西！

对于作者，对于朗诵者，都是如此。

我们听人朗诵或朗读的时候，省略了把文字符号还原为语言的这个阶段。诉诸听觉的语言，有它在稍纵即逝的瞬间一次而过、不容反刍的局限，但是更有它的优长：它能够更快地更直接地唤起形象感，因为声音本身也就是一种形象；通过绘声来绘色，通过富于感情色彩的语调、语气的传达，我们所获得的形象感，在最好的情况下，或许会比从文字阅读中得到的更加立体，至少不会更加平面。

阅读，当然也是一种诵读，但那是无声地进行的，所谓默诵、默读。然而，有声与无声，效果毕竟不同。阅读一篇大声疾呼的文字，完全可以使人感彻肺腑；而把这样的文字变成真正的大声疾呼，可能产生更强烈的共振。阅读一篇如泣如诉

的文字，完全可以使人如痴如醉，而把这样的文字念出声来，即使不是声泪俱下，也可能使人更加荡气回肠。

语言是奇妙的，它不仅能在我们的想象中重现那个可见的世界，而且让我们看到人际关系、感情和笼罩这一切的氛围，使这一切成为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得到似的。语言能展现在时间中伸延的画面。这样的语言就是绘声绘色的语言。

我喜欢“绘声绘色”这个说法，它反映了无论是象形文字或拼音文字所记录下来的真正的艺术语言的妙谛。它包涵着声音、色彩，更融汇着起伏跌宕的感情。把这样有声有色有感情 的语言用恰如其分的音质、音量、语调、语气诵读出来，无异于使之插上翅膀，从书面起飞，飞向听众心目中，扑向人们的心灵深处。这就是我们在已经有了文字、书籍，文学不再依靠口头说唱流传的今天，所以还需要朗诵，并且郑重地而不是溢美地称之为朗诵艺术的缘故。

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体验：有时一首平平的歌词，只要配上一支很好的曲调，也能比较广泛地流传，甚至深入人心。在古代中国，也有“三分诗，七分读”的轶话，虽是出于谐谑，却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朗诵的作用。自然，相反的例子也是不少的。

朗诵之于文学作品，不尽同于曲之于词。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对所朗诵的作品的一次再创造，一次为了诉诸听觉而进行的艺术加工。

这是朗诵跟朗读的不同之处。朗读，自然也不仅是照本

宣科，而要求对作品内容的正确表达。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朗诵，却不止是表达；它同时意味着对作品进行解释。仅仅是表达，仅仅是没有曲解，那还不够，它必须给听众更多的东西，是他们用眼睛阅读文字时所得不到的东西，使听众跟随着朗诵者，更快地、更直接地进入作家所提供的情境（意境），进入作家敞开的内心世界。

这就是说，朗诵者不能只是把文字搬到口头，把无声的语言化为有声的语言；而且需要对作品的艺术内容有自己的体验，自己的理解。

当然，文学作品是文学朗诵的基础。一个作品，如果其感情是矫揉造作的，其语言是装腔作势的，其格调是低下猥琐的，任何人也不可能通过朗诵把它提高。而且，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严肃的朗诵者根本就不会选择这样的篇目。

文学作品本身质量不高，也不可能有很好的朗诵效果。你在阅读这部作品的时候，真正受到感动了吗？如果自己没有为作品所感动，能够经过声音加工而感动听众吗？你把它小声地或是大声地朗诵给自己听，你自己再一次感动了吗？如果自己的朗诵不能使自己感动，还能感动别人吗？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自己阅读时受到感动的作品，自己朗诵出来却不能使别人感动，甚至也不能使自己感动。然而，朗诵如果不是为了自娱，而是面向或多或少的听众，就应该使他在听你朗诵的时候，比他自己阅读同一篇作品时更加感动，这才是朗诵的成功。否则，听众不感动就是不接受，就是朗诵的失败。朗诵的困难就在于此，朗诵之所以为艺术也就在此，因

为“艺术，就是克服困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朗诵者应该作出努力，把作家的作品化为自己的作品，把作家要对读者讲的话化为自己要向听众讲的话，把作家迫切要求表现的思想感情化为自己不吐不快的思想感情。一句话，要心中有诗，才能跟作家、诗人一起“征服”听众。

作家和诗人要提高思想和艺术的素养，要做一个好的朗诵者，也有这方面的问题，要懂得文学创作的甘苦，也要懂得艺术欣赏的心理。

我们面临一个开放的时代。文学的发展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都呈现多样化的格局。诗和散文，抒情作品和叙事作品，各种体裁，各种风格，要求我们的文学朗诵也以更加多样的风格和不倦的探索，在广场、在舞台、在室内，充当文学作品和朗诵听众的桥梁，满足人们日趋丰富的文化生活中日趋多样的审美需要。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本《朗诵艺术谈》，在今天尤其切合年轻的朋友开展朗诵活动的需要。你和我，可能不完全同意书里面的个别意见和某些提法，然而这绝不妨碍我们从这些热心朗诵事业的表演艺术家、诗人和组织家的经验中受到启迪，汲取营养。本来我们对待任何已有的经验，都是既不能持经验主义的、也不能持教条主义的态度的。

在结束这篇随笔式的序文之前，我想提一下在1983年第9期《读书》杂志上，张子清同志文章中介绍的哈佛大学“伍德

伯里诗歌室”。这个舒适的、非阅览室式的诗歌室，从1931年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是美国最大的诗歌室之一。它是基于伍德伯里教授（哈佛大学1877年毕业生）的建议而设立的。他认为不少大学生没有充分了解到诗歌主要是艺术享受，只作为一门功课死啃就离开了大学是很可惜的。这个诗歌室藏有唱片大约1500张，录音带大约3500盘，积累了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著名诗人、小说家和教授的演讲或朗诵录音，其中最珍贵的是美国各时期的现代诗人的诗歌朗诵录音。你来到这个别致的精心设计的房间里，坐到小巧的台柜旁，戴上耳机，就可以听到许多美国著名诗人的朗诵，“听到卡洛斯·威廉斯清脆悦耳的朗诵声，听到弗洛斯特在朗诵过程中插入一些解释和笑话，听到早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知的大诗人艾略特别有风味的朗诵声，还可听到伊兹拉·庞德那声音颤抖的，r字母卷舌的十九世纪朗诵风格的朗诵声，等等”。

这个信息启示我们，不仅在我们正在筹备的现代文学馆内和其他博物馆内应该保留珍贵的有声历史档案，而且随着我国音响出版事业的发展，我们可能，也必须逐步利用音响手段来普及文学作品，我们将有作家、诗人、教授和表演艺术家们的文学朗诵的唱片和录音磁带流行遐迩，除作为长远的文化积累外，并且用于欣赏、用于教学、用于朗诵活动的普及。

文学朗诵是大有可为的。它将成为从今天的中小學生开始的人们在未来岁月中的文化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邵燕祥

1985年1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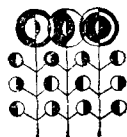
054518

H019
7422

书号 10009 · 874

定价 0.63 元

目 录



[1]	愿朗诵艺术之花越开越艳	殷之光
[8]	运声的技巧训练	张桂兰
[18]	声音中的激情	英 和
[25]	朗诵与说话	张筠英
[32]	朗诵中的表演	周 正
[41]	行动性、形象性、音乐性	瞿弦和
[54]	朗诵艺术杂谈	谢 芳
[66]	谈谈朗诵诗及其创作	炼 虹
[73]	诗朗诵的自我控制与风格	姜湘忱
[82]	谈谈讽刺与幽默作品的朗诵	唐纪琛
[93]	怎样朗诵小说	曹 灿
[107]	谈谈独白朗诵	金乃千
[122]	怎样组织好朗诵会	陈爱仪

愿朗诵艺术之花越开越艳

殷之光

朗诵，特别是诗歌朗诵——是广大群众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表达人民斗争意志的方式之一。在大力提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越发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和宣传作用。诗歌等文学作品发表在报纸、刊物上，人们用眼睛在看，用心在默默地读，固然能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但是经过人们有声有色、充满感情的朗诵，就能使诗的语言、诗的形象、诗的节奏，更加生动活泼、更富有激情，使人听了以后既能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又能得到一次美的艺术享受。

诗歌朗诵活动，在我国具有光荣的传统。五四运动以来，就有许多诗歌作者，曾刻意追求诗歌的明白晓畅和朗朗上口，以适应朗诵和普及的需要。抗日战争时期，许多革命诗人和进步文艺工作者，就经常在马路上、广场上，用诗歌朗诵进行抗日宣传，激发人民的斗志。解放战争时期，诗朗诵更成了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一种武器，在校园里、课堂上、群众集会上、示威游行的行列里，经常都能听到战

斗的诗句。

全国解放后，这一光荣传统得到了继承，朗诵活动有了更大的发展。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或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许多地方的工人文化宫、青年宫、少年宫、工厂、学校都经常举行各种主题、多种形式的朗诵会，深受群众欢迎。我记得，有一次在一所大学举行朗诵会。当一位演员刚朗诵完李季同志写的《只因为我是一个青年团员》这首长诗时，忽然从台上传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演员同志：我近一时期正在为了和一位女同学的友谊问题而感到苦恼，今天听了你们的朗诵，对照自己，感到实在太渺小了。谨向你们保证，我今后一定要振作起来，学习诗中的石虎子，坚强、勇敢、热爱集体、热爱祖国”。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中学举行了一次革命烈士诗歌朗诵会。有一位同学听演员朗诵完夏明翰烈士的《就义诗》后，激动不已。马上登台朗诵了四句诗：“头颅虽已断，主义万年真。告慰夏烈士，我作后来人。”会场上群情振奋。诗歌朗诵给人以意志，给人以力量。

“文化大革命”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了每周固定的“诗歌朗诵专题节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为人们所珍爱的《朗诵诗选》，在书店里供不应求。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办了“工人朗诵训练班”，一些著名诗人、演员为广大职工讲课、辅导，要求参加的人非常之多。在发展朗诵艺术，推动群众性的朗诵活动方面，《诗刊》社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曾负责过《诗刊》工作的张光年、臧克家、徐迟、

李季、葛洛、严辰，以及邹荻帆、柯岩、邵燕祥等同志都非常关心朗诵活动的开展。

1963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市文联的支持下，在诗刊社的指导下，北京成立了话剧、电影演员朗诵研究小组。著名话剧、电影演员朱琳、苏民、董行佶、赵韫茹、路曦、周正、曹伯荣、王心刚、王晓棠等同志都是这个组的成员。为了丰富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发挥诗歌的作用，创办了“星期朗诵会”，每次朗诵会的票都很快售完。一次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内容的诗歌朗诵会，三千多个座位全部满座，还应观众要求临时售出了两百多张站票。我们还经常组织诗人、演员到工厂、农村去为工人、农民演出。1964年4月，《诗刊》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朗诵艺术家到北京郊区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西红门大队，举行了一次诗歌朗诵会。舞台就搭在一个露天广场上。虽然已过了清明，天气仍然很冷，但为了听一听诗朗诵，三千多名社员从晚上八点听到十一点多，秩序井然。为了使社员易于听懂，理解作品，我在报幕的时候，还把每一个朗诵节目的大概内容、时代背景等向听众作了简单介绍。会场上自始至终气氛热烈，社员们听得津津有味。第二天，我们和记者去地头采访，有的社员说：“这些诗里说的都是咱农民的事情。对青年人太有帮助了。希望以后常来朗诵。”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激动地说：“你们朗诵得太好了，我们农民能听得懂、记得牢。”说着说着他把昨晚演员朗诵的一首《手拍胸膛想一想》诗中的几句一字不差地背了起来。回来的路上老诗人萧三兴奋地说：“诗歌为广大农民服务的大门

打开了。”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只要内容是健康的，思想感情和农民是相通的，语言是可以为农民所理解的，那么，朗诵艺术一定会为农民所接受。在首都掀起的一阵阵朗诵热潮，推动了全国各地群众性的朗诵活动。上海、武汉、南京也相继举办了“星期朗诵会”，广州成立了诗歌朗诵工作委员会，西安、合肥等地也经常举办各种专题的朗诵会、讲座、学习班，江西、青海等地省市一级的领导同志热情支持朗诵活动，并亲自写诗登台吟咏。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少年宫成立了业余朗诵团、朗诵学习班。朗诵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朗诵活动曾一度销声匿迹，但人民的声音是压不住的。1976年的清明时节，祖国和人民处在灾难之中。人们为了怀念敬爱的周总理，表达对“四人帮”愤怒的感情，天安门广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诗歌朗诵的大舞台。

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朗诵艺术又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手里。党的阳光雨露，使得这朵艺术新花开放得更加艳丽、芬芳。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在纪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会上，在青少年举行的各种活动和文艺演出中，诗歌朗诵都及时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1978年，《诗刊》社组织的，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上，当演员们朗诵到艾青的《在浪尖上》、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时，观众时而为那朴素、感人的诗句而抽泣、落泪，时而为那激昂、铿锵的呐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诗歌化为一篇篇战斗的檄文。近年来诗刊社陆续举办的“向张志新同志学习”专题诗歌朗诵会、“五月的鲜花”诗歌朗诵会、“优秀新诗获奖作品朗诵会”以及“鲁

迅、郭沫若作品朗诵会”、外国诗歌朗诵演唱会等等。为了繁荣诗歌等文学创作、发展朗诵艺术都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为了进一步使朗诵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更好地为宣传精神文明作出贡献，我们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及首都各界同志的支持、关心下，于1981年3月成立了一个以朗诵为专业的新型艺术团体——北京朗诵艺术团。几年来，该团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运用诗歌朗诵，为配合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宣传任务，做了许多工作。如，举办了“我爱你，中国”、“为人民服务”、“欢庆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向张海迪学习”等专题朗诵会，还为配合人口普查、计划生育、法制宣传、文明礼貌月等，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朗诵活动。所有这些朗诵活动，在广大听众中，特别是青少年中反应强烈，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北京市教育局顾问、儿童文学老作家韩作黎同志听完“我爱你，中国”朗诵会后，跑到后台，激动地对演员们说：“太好了，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动人的诗篇了，我都流泪喽！”一位青年观众在听完《投向人生的砝码》这首赞颂青年女工杜芸芸的诗后，感慨地说：“听了这首诗，启迪着我的心灵，净化着我的灵魂，它向我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1983年春，由团中央和朗诵艺术团联合举办的“人生的价值”专题朗诵会，用诗歌热情赞美蒋筑英、罗健夫、赵春娥、张华等英雄人物，对广大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深受青少年的欢迎。许多青少年冒着大雨赶到剧场参加朗诵会。该团还经常深入到首都各大、中、小学，举办以“五讲四美三热爱”为中心内容的专题诗歌朗诵会。在1981—1984年三

年多时间里，该团演出六百五十多场，每到一处都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1983年4月27日，共青团北京市委等单位在天堂河农场举办了一场“走光明之路”诗歌朗诵演唱会，在全场劳教青年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收效显著。会上由田华、曹灿等同志朗诵的《献给天堂河的歌》等诗篇，象一团团火，燃烧着每个劳教人员的心，引起他们的思索、激励着他们的行动。后来，农场管教干部反映说：“许多人通过这次活动，思想境界有了明显的提高，不少中队学习气氛热烈、活跃，互相之间感情真挚、融洽，环境更加干净、整洁，出现了许多新气象。”一位因赌博、盗窃被劳教的青年说：“我参加了‘走光明之路’诗歌朗诵会后，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总是围着眼圈转。我的眼泪既有忏悔和惭愧，也有感激和决心。我决不能让领导和前辈们对我们的期望落空。”这次诗歌朗诵会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的广泛宣传，使广大的家长和社会各方面人士进一步增强了教育、关心好自己的子女和失足青年的政治责任感。

朗诵这种艺术形式短小精悍、简便易行，它又具有思想性强、美感强的特点，易为群众所接受，易为群众所掌握、运用。它不需要复杂的灯光、道具、布景等设备，因地制宜，剧场、会议室、食堂、教室、车间、地头均可演出。朗诵当然以普通话为好，有时为了使本地区不懂普通话的群众也能欣赏诗歌等文学作品的深刻含义和文学美，亦可用地方语朗诵。有些作者就曾特意在创作时考虑到用方言朗诵的需要，并且明确标明是方言朗诵（如四川方言朗诵诗、粤语朗诵诗）。近年来广大